



文 | 白 | 对 | 照 | 全 | 译

資治通鑑

黃錦鉉題



[宋] 司马光◎著 黄锦鉉◎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

第七辑 · 五代十国

【貳拾壹】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文|白|对|照|全|译|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著 黄锦铨◎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

第七辑 · 五代十国

卷二百七十八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 (932) ~ 卷二百九十四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959)

【贰拾壹】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玄默执徐七月（932）
尽阙逢敦牂闰正月（934）
共1年8个月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

长兴三年（壬辰，932）

1. 秋，七月朔日（初一为辛巳日），朔方守军启奏说夏州的党项入侵，已经把他们击退了，并且追击到贺兰山。

2. 己丑日（初九），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瓘兼中书令。

3. 庚寅日（初十），李存瓌到达成都，孟知祥感激涕零地拜受诏书。

4.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因为湖南连年发生大旱灾，就下令关闭南岳和辖内各神祠的庙门，但终究还是没下雨。辛卯日（十一日），希声过世，六军使袁诤、潘约等到朗州迎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拥立他为王。

5. 乙未日（十五日），孟知祥派遣李存瓌回京城，上了奏章向皇帝谢罪，并且报告福庆公主的死讯。从此又成为唐国的藩镇。

6. 庚子日（二十日），任命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 废除武兴军，把凤、兴、文三州仍旧划归山南西道管辖。

长兴三年（壬辰，932）

1. 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项入寇，击败之，追至贺兰山。

2. 己丑，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瓘守中书令。

3. 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诏。

4.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门，竟不雨。辛卯，希声卒，六军使袁诤、潘约等迎镇南节度使希范于朗州而立之。

5.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还，上表谢罪，且告福庆公主之丧。自是复称藩。

6.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 废武兴军，复以凤、兴、文三州隶山南西道。



8. 丁未日(二十七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任安国节度使。

9. 八月,庚申日(十一日),马希范到达长沙;辛酉日(十二日),继承王位。

10. 甲子日(十五日),孟知祥命令李昊替武泰留后赵季良等五位留后草拟奏章,向朝廷请求册封知祥为蜀王,允许知祥代行墨制诏书,并且各人自己也请求节度使的旌节,李昊说:“过去将领们攻取方镇以后,就可以获得镇守该地的权利,现在又让他们自己向朝廷请求节钺,而且还替您请求封爵,这一来大小的权力通通在属下们的手上了;如果您自己向朝廷请求这些事,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知祥恍然大悟,于是另外命令李昊替他草拟奏章,向皇帝请求代行墨制诏书,自行派补两川刺史以下的官吏;又另外上表请求任命季良等五名留后为节度使。

起初,安重海想图谋两川的时候,自从知祥杀掉了李严之后,每回任命刺史,都派东方的军队护送上任,小州不少于五百人,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等人上任的时候则各有几千人,都是用牙队的名义。到了知祥攻下了遂、阆、利、夔、黔、梓六镇后,得到的东方士卒不下三万人,孟知祥恐怕朝廷会征召他们回去,于是上表请求把士卒们的妻子儿女等眷属都接到蜀地来。

11. 吴国徐知诰扩建金陵城,周围有二十里。

12. 起初,契丹人强大了以后,几乎抢遍了卢龙各州。幽州城的门外,到处都是敌人骑兵的踪迹。每回从涿州运送粮食前往幽州,敌人多在阎沟埋伏兵马,趁机抢夺。到了赵德钧担任节度使以后,就在阎沟建城,派兵防守,命名为良乡县,于是运粮的道路才渐渐打通。过去幽州往东十里以外,没有人敢去采樵放牧;德钧在距离州城往东五十里的地方

8. 丁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安国节度使。

9. 八月庚申,马希范至长沙;辛酉,袭位。

10. 甲子,孟知祥令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留后草表,请以知祥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节,昊曰:“比者诸将攻取方镇,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节钺及明公封爵,然则轻重之权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请,岂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为己草表,请行墨制,补两川刺史已下;又表请以季良等五留后为节度使。

初,安重海欲图两川,自知祥杀李严,每除刺史,皆以东兵卫送之,小州不减五百人,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数千人,皆以牙队为名。及知祥克遂、阆、利、夔、黔、梓六镇,得东兵无虑三万人,恐朝廷征还,表请其妻子。

11. 吴徐知诰广金陵城周围二十里。

12. 初,契丹既强,寇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钧为节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粮道稍通。幽州东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钧于州东五十里城潞县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

建潞城县，派兵驻防，于是靠近州城的百姓才得以耕种。到这时候，又在离州城东北一百多里的地方建三河县城，好打通到蓟州的运输道路，敌人的骑兵前来攻击，德钧都把他们击退。九月，庚辰朔日（初一），德钧向朝廷启奏三河县城已经修筑完毕，边境的百姓都得到保护。

13. 壬午日（初三），任命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14. 孟知祥任命他的儿子仁赞摄行军司马，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 冬，十月，己酉朔日（初一），皇帝又派遣李存瓌前往成都，告诉知祥：凡是剑门以南，从节度使、刺史以下的官吏，都由知祥派任完毕后再向朝廷报备，朝廷从此不再派任；但是不遣送戍守两川士卒们的妻子儿女前来，而这些部队也不再征调回去。

16. 秦王李从荣喜欢作诗，常常在幕府聚集了一批崇尚浮华的士人高辇等，大家互相唱和，他自己还相当自负自夸。每回有宴饮的时候，常常就命令属下们当场作诗，如果作的不合他的意，当面就撕裂了丢到地上去。壬子日（初四），从荣入宫晋见皇帝，皇帝对他说：“我虽然不认得字，但是喜欢听儒生们讲说经书的意义，因为这样可以启发人的智慧思虑。我过去看见庄宗喜欢作诗，但是武将的子弟们，文章的事本来就不在行，最后只是徒然地让人在私底下偷笑而已，你可千万别学他。”

17. 丙辰日（初八），幽州守军启奏说契丹人在捺剌泊屯驻军队。

18. 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次呈献马匹给皇帝，皇帝不接受，对他说：“你在镇地的治绩怎么样啊？可别老是只会呈献马匹给朕。”金全是吐谷浑人。

19. 壬申日（二十四日），大理少卿康澄上书给皇帝说：“臣听说童谣不是祸福的根

至是，又于州东北百馀里城三河县以通蓟州运路，虜骑来争，德钧击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毕。边人赖之。

13. 壬午，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14. 孟知祥命其子仁赞摄行军司马，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 冬，十月己酉朔，帝复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剑南自节度使、刺史以下官，听知祥差署讫奏闻，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复征也。

16. 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每置酒，辄令僚属赋诗，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弃。壬子，从荣入谒，帝语之曰：“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吾见庄宗好为诗，将家子文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

17.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

18. 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献马，上不受，曰：“卿在镇为治何如？勿但以献马为事！”金全，吐谷浑人也。

19.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书曰：“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雉雉



本，妖祥也不是兴衰的原因，所以殷王武丁的时候，有一只雉飞到鼎的上头鸣叫，太戊时桑、谷一起生在朝廷之上，这两件大家认为不祥的事，并不能影响殷朝这两位君主把国家复兴起来；晋怀帝的时候，神马在南城门嘶叫，魏明帝的时候，张掖这地方水中涌出石马、五牛、石龟，这两件大家认为吉祥的事，也不能延长晋国的国运。所以我认为国家有五件事是不值得害怕，而有六件事却是很值得人担心的：寒暑的变化不规则，这不值得害怕；日月星辰的运行乱了次序，这也不值得害怕；小人乱造谣言不值得害怕；山岳崩落，川河干涸，不值得害怕；害虫损害作物，这也不值得害怕。而如果贤人都隐居，不肯为国家效力，这值得担心；士农工商等百姓四处迁徙，不能安居乐业，这值得担心；君臣上下，相随作恶，这值得担心；社会上大家都寡廉鲜耻，这值得担心；是非毁誉，淆乱真相，这值得担心；听不到臣下对皇上的直言劝谏，这值得担心。不需要害怕的，希望陛下把它摆在一边，不要理会；值得担心的，希望陛下能注意，不要有所差失。”皇帝颁下优厚的诏书奖励他。

20. 秦王李从荣的为人，看起来像老鹰一样地阴狠，个性又轻佻苛刻，自从掌理六军诸卫事务以后，又参与朝廷的政事，所作所为，往往骄奢不守法度。起初，安重诲担任枢密使，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李从荣和宋王李从厚自小孩子起就和他非常熟，所以虽然掌握兵权，但是常常被重诲所节制，对他非常敬畏。到了重诲死了以后，王淑妃和宣徽使孟汉琼以皇帝的命令派范延光和赵延寿两人担任枢密使，从荣都轻视侮辱他们。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他的妻子永宁公主和从荣是不同母亲所生，一向互相憎恨。从荣又因为从厚的声望超过自己，对他尤其忌刻；从厚则一向很会用谦卑的态度事奉他，所以两人之间的嫌隙，旁人看不大出来。石敬瑭不想和从荣共事，常想补外官好避开他。范延光、赵延寿也担心会遭殃，几次请辞机要的职务，并且请求由勋旧大臣们轮流担任，皇帝都不批准。刚好这时契丹人入侵，皇帝命令大家推举一个元帅大臣前去镇守河

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螽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优诏奖之。

20. 秦王从荣为人鹰视，轻佻峻急；既判六军诸卫事，复参朝政，多骄纵不法。初，安重诲为枢密使，上专属任之。从荣及宋王从厚自襁褓与之亲狎，虽典兵，常为重诲所制，畏事之。重诲死，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传帝命，范延光、赵延寿为枢密使，从荣皆轻侮之。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其妻永宁公主与从荣异母，素相憎疾。从荣以从厚声名出己右，尤忌之；从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见。石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常思外补以避之。范延光、赵延寿亦虑及祸，屡辞机要，请与旧臣迭为之，上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

东，延光和延寿都说：“当今的元帅大臣够资格前往的只有石敬瑭和康义诚两人。”敬瑭本人也愿意去，于是皇帝立刻命令派他担任这个职务。接受了任命诏书以后，原来的六军副使职务并没有解除，敬瑭又向皇帝请辞，皇帝于是派宣徽使朱弘昭掌理山南东道，好代理义诚的职务，让他能回京城来。

21. 十一月，辛巳日（初三），任命三司使孟鹤为忠武节度使，任命原忠武节度使冯贇充任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鹤本来是基层的一个刀笔小吏，因为和范延光在乡里的时候交情很好，所以几年间由于延光的推荐提拔，一直升到节度使；皇帝也觉得他升得太快，但是又没有办法阻止。

22. 乙酉日（初七），皇帝因为胡寇渐渐地进逼北方的边境，派人催促大臣们迅速地决定河东元帅的人选；石敬瑭希望能得到这个职务，但是范延光、赵延寿两人想用康义诚，于是大家商议了很久，一直不能决定。权枢密直学士李崧认为非石太尉前去不可，延光说：“在下也是几次向皇上报告说用他，但是皇上想留他在身边侍卫。”刚好这时皇帝派遣宫中的使者又来催促，于是大家才采用了李崧的意见。丁亥日（初九），任命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3. 己丑日（十一日），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 吴国任命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得胜节度使；知诰谦辞丞相、太师的职位。

25. 大同节度使张敬达在要害地方屯聚部队，契丹人终于不敢南下而回去。敬达是代州人。

不许。会契丹欲入寇，上命择帅臣镇河东，延光、延寿皆曰：“当今帅臣可往者独石敬瑭、康义诚耳。”敬瑭亦愿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诏，不落六军副使，敬瑭复辞，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东道，代义诚诣阙。

21.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鹤为忠武节度使，以忠武节度使冯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鹤本刀笔吏，与范延光乡里厚善，数年间引擢至节度使；上虽知其太速，然不能违也。

22.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边，命趣议河东帅；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赵延寿欲用康义诚，议久不决。权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仆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卫耳。”会上遣中使趣之，众乃从崧议。丁亥，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3. 己丑，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 吴以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得胜节度使；知诰辞丞相、太师。

25. 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敬达，代州人也。



26. 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来是沙陀人，曾经是皇帝的养子，因为和石敬瑭有过节，一听说石敬瑭兼任北方各镇马步总管，就率领合城的军民投降契丹人，契丹任命他为大同节度使。

27. 石敬瑭到达晋阳，任命部将刘知远、周瓌两人为都押衙，把他们当做心腹亲信；军事方面委任知远，钱财蓄积方面则委任周瓌，瓌是晋阳人。

28. 十二月，戊午日（十一日），任命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又任命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 这一年，汉主封他的儿子刘耀枢为雍王，龟图为康王，弘度为宾王，弘熙为晋王，弘昌为越王，弘弼为齐王，弘雅为韶王，弘泽为镇王，弘操为万王，弘杲为循王，弘晔为思王，弘邈为高王，弘简为同王，弘建为益王，弘济为辩王，弘道为贵王，弘昭为宜王，弘政为通王，弘益为定王；不久，又把弘度改封为秦王。

四年（癸巳，933）

1. 春，正月，戊子日（十一日），加秦王李从荣为代理尚书令，并兼侍中。庚寅日（十三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归义人刘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 闽国有人说在闽主的真封宅看见了龙，闽主就把他的住宅改名叫龙跃宫，于是到宝皇宫接受宝皇的册命，准备了仪仗卫队，进入府中后，就登上皇帝位，国号叫大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龙启；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璘。追尊父亲、祖父，立五庙。任命他的部

26. 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沙陀人，尝为帝养子，与石敬瑭有隙；闻敬瑭为总管，举城附于契丹，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

27. 石敬瑭至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知远，帑藏委瓌。瓌，晋阳人也。

28. 十二月戊午，以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以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 是岁，汉主立其子耀枢为雍王，龟图为康王，弘度为宾王，弘熙为晋王，弘昌为越王，弘弼为齐王，弘雅为韶王，弘泽为镇王，弘操为万王，弘杲为循王，弘晔为思王，弘邈为高王，弘简为同王，弘建为益王，弘济为辩王，弘道为贵王，弘昭为宜王，弘政为通王，弘益为定王；未几，徙弘度为秦王。

四年（癸巳，933）

1. 春，正月戊子，加秦王从荣守尚书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学士归义刘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 闽人有言真封宅龙见者，更命其宅曰龙跃宫。遂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庙。以其僚属李敏为左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四年（932～933）

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两人都同平章事；又任命亲信部属吴勳为枢密使。唐朝的册礼使裴杰和程侃两人刚好在这时到达海门，闽主就任命裴杰为如京使；程侃坚持要求北返，闽主不答应。闽主自己知道国家幅员小，地点又偏僻，所以和四方邻国来往，非常谨慎小心，从此以后，国境之内略微安定。

3. 二月，戊申日（初二），孟知祥以代行墨制诏书的方式任命赵季良等五名留后为五镇的节度使。

4. 凉州的大将拓跋承谦和地方的父老们共同上奏章，向皇帝请求任命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皇帝问使者说：“孙超是什么人啊？”使者回答说：“张义潮在河西的时候，朝廷派出二千五百名天平军戍守在凉州，自从黄巢之乱后，凉州和朝廷的来往被党项人所隔绝，戍守在当地的鄯州人也渐渐地要死光了，孙超和城中的人都是他们的子孙。”

5. 乙卯日（初九），任命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

6. 戊午日（十二日），定难节度使李仁福过世；庚申日（十四日），军队拥立他的儿子彝超为留后。

7. 癸亥日（十七日），任命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8. 起先，河西的各藩镇都报告说李仁福私下和契丹人有勾结，朝廷怕他和契丹人的部队联合起来，并吞了河右，再往南侵逼关中，刚好这时李仁福过世了，三月，癸未日（初七），朝廷就任命他的儿子彝超为彰武留后，把原彰武节度使安从进改派为定难留后，另外派静塞节度使药彦稠率领五万名部队，而派官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从进到他的镇地去。从进是索葛人。

仆射、门下侍郎，其子节度副使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以亲吏吴勳为枢密使。唐册礼使裴杰、程侃适至海门，闽主以杰为如京使；侃固求北还，不许。闽主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

3.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4. 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曰：“张义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鄯人稍稍物故皆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

5. 乙卯，以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

6. 戊午，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庚申，军中立其子彝超为留后。

7. 癸亥，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8. 先是，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潜通契丹，朝廷恐其与契丹连兵，并吞河右，南侵关中，会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为彰武留后，徙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命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将兵五万，以官苑使安重益为监军，送从进赴镇。从进，索葛人也。



9. 乙酉日（初九），朝廷才正式下令任命赵季良等人为五镇的节度使。

10. 丁亥日（十一日），皇帝下诏告诉夏、银、绥、宥等几州的军民，认为“夏州是偏远的边境，李彝超年纪太轻，没有办法镇守该地，防御外夷，所以把他改派到延安去，如果遵旨的话，就能享有像李从俨、高允韬一样富贵的福分，如果抗命，就会遭到像王都、李匡宾一样灭族的惨祸。”夏，四月，李彝超启奏说，被当地的军士百姓等拥护挽留，没法前往朝廷新派任的镇地，皇帝下诏派遣使者再前去催促。

11. 言官建议替亲王设置师傅，宰相一向怕秦王李从荣，不敢为他决定人选，就请王自己挑选。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向从荣推荐兵部侍郎刘瓚，从荣就上表请求任命他为师傅。癸丑日（初七），皇帝任命刘瓚为秘书监、秦王傅，又任命前襄州支使山阳人鱼崇远为记室。刘瓚自认为是被贬官，就向皇帝哭诉，但还是没有办法推辞。秦王府的幕僚都是新进少年辈，做事轻浮脱略，又只会谄媚秦王，只有刘瓚能从容地规劝，从荣非常不喜欢他。刘瓚虽然名义上是秦王傅，从荣却一向把他当属下看待，刘瓚觉得委屈；从荣知道了，从此就交待看门的人不替他通报，每月只让他到王府一次，来了后有时整天不召见他，也不给他吃饭。

12. 李彝超不奉行诏书的命令，派遣他的哥哥阿啰王防守青岭门，并且聚集了辖境内党项的各族胡人图谋自保。药彦稠等进驻到芦关，彝超派遣党项人抄掠他的粮食补给和攻城器具，官军从芦关退守到金明。

13. 闽主王璘封他的儿子王继鹏为福王，并充任宝皇官使。

14. 五月，戊寅日（初三），封皇子李从珂为潞王，从益为许王，皇侄天平节度使从

9. 乙酉，始下制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10. 丁亥，敕谕夏、银、绥、宥将士吏民，以“夏州穷边，李彝超年少，未能扞御，故使之延安，从命则有李从俨、高允韬富贵之福，违命则有王都、李匡宾覆族之祸。”夏，四月，彝超上言，为军士百姓拥留，未得赴镇，诏遣使趣之。

11. 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宰相畏秦王从荣，不敢除人，请令王自择。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荐兵部侍郎刘瓚于从荣，从荣表请之。癸丑，以瓚为秘书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阳鱼崇远为记室。瓚自以左迁，泣诉，不得免。王府参佐皆新进少年，轻脱谄谀，瓚独从容规讽，从荣不悦。瓚虽为傅，从荣一概以僚属待之，瓚有难色；从荣觉之，自是戒门者勿为通，月听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12. 李彝超不奉诏，遣其兄阿啰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药彦稠等进屯芦关，彝超遣党项抄粮运及攻具，官军自芦关退保金明。

13. 闽主璘立子继鹏为福王，充宝皇官使。

14. 五月戊寅，立皇子从珂为潞王，从益为许王，从子天平节度使从温为兖王，护国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

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从敏为泾王。

15. 庚辰日（初五），闽国发生地震，闽主王璘避开王位，潜心修道，命令福王继鹏暂时代理国政。起初，闽王审知生性非常节俭，府舍都低矮简陋；到了这时候，闽主大量修建宫殿，极尽富丽堂皇。

16. 甲申日（初九），皇帝忽然患了风疾；庚寅日（十五日），稍微好一点了，就在文明殿接见群臣。

17. 壬辰日（十七日）晚上，夏州城上升起火作信号，到天一亮，就有几千名胡人骑兵前来救援，安从进派遣先锋使宋温把他们击退。

18. 吴国的宋齐丘劝徐知诰让吴主迁都到金陵，知诰于是在金陵营建宫城。

19. 皇帝十几天没接见群臣，京城里人心惶惶，有人跑到山野中躲起来，有人则藏身在军营中。秋，七月，庚辰日（初六），皇帝勉强带病上广寿殿，人心才安定下来。

20. 安从进围攻夏州。州城是赫连勃勃所建造的，坚固得像铁石一样，砍也砍不下，凿也凿不入。城外四郊又有党项的万余名骑兵在那里游动，随时会抄掠官军的粮饷，官军也没地方割草牧马。通往中原的山路又险要狭窄，关中的百姓输运一斗粟、一束草，就要花费好几缗的钱，民间都困乏不堪，无法再继续供应。李彝超兄弟们登到城上对安从进说：“夏州是贫瘠的地方，也不是有珍宝蓄积可以供给朝廷的赋税；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以来，历代守住这片土地，不愿意到我们手上把它失去了而已。这么小小的一个城，就算你们打胜了，也没有什么光荣，又何必让国家这么地劳动人马，耗费钱财呢？希望你替我们上表向皇帝报告，如果允许我们自新的话，将来或许要派我们前去什么地方征战，我们愿意率

节度使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从敏为泾王。

15. 庚辰，闽地震，闽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继鹏权总万机。初，闽王审知性节俭，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

16. 甲申，帝暴得风疾；庚寅，小愈，见群臣于文明殿。

17. 壬辰夜，夏州城上举火，比明，杂虏数千骑救之，安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走之。

18. 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官城于金陵。

19. 帝旬日不见群臣，都人恟惧，或潜窜山野，或寓止军营。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广寿殿，人情始安。

20. 安从进攻夏州。州城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斲凿不能入。又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山路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藁费钱数缗，民间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上闻之，壬午，命从进引兵还。



钱元璩，选自《吴郡名贤图赞》。

先奉命。”皇帝知道了，壬午日（初八），就下令从进把军队撤回。

后来，有知道李仁福阴事的，说：“仁福怕朝廷把他调离，所以扬言结交契丹人，作为后援，事实上契丹人和他并没有来往；因为这样，竟使得朝廷错误地发动了这场战事，却无功而回。”从此夏州就轻视朝廷，每回有人叛变，就私下和他联络交通，好邀取贿赂。皇帝的病老不好，征讨夏州又没有结果，军士们都谣言纷纷，乙酉日（十一日），皇帝对京城的军队都按等级颁给优厚的赏赐；因为无功而行赏，从此士卒们更加骄纵。

21. 丁亥日（十三日），赐给钱元璩吴王的爵位。元璩对待兄弟很优厚，他的哥哥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璩从苏州入京朝见，元璩用家人的礼节接待他，举酒祝贺他，并且说：“这原来应该是哥哥的位子，

而小弟我得到了，这都是哥哥的赏赐。”元璩说：“先王是选择贤德的人而册立，现在君臣的名分已经定了，元璩只知道对主上忠顺而已。”于是两兄弟感动得相对哭泣。

22. 戊子日（十四日），闽主王璘又复位；起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生性巧佞，闽主王璘喜欢奢侈挥霍，文杰就聚敛民财来巴结他，王璘于是任命他为国计使，非常信任他。文杰私底下探求有钱人的罪状，常藉故抄没他们的家财，被治罪的人胸背都被拷打了，还

其后有知李仁福阴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扬言结契丹为援，契丹实不与之通也；致朝廷误兴是役，无功而还。”自是夏州轻朝廷，每有叛臣，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上疾久未平，征夏州无功，军士颇有流言，乙酉，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既赏赉无名，士卒由是益骄。

21. 丁亥，赐钱元璩爵吴王。元璩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璩自苏州入见，元璩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赐也。”元璩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

22. 戊子，闽主璘复位。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璘喜奢侈，文杰以聚敛求媚，璘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

用铜斗火烫他们。建州的土豪吴光到京城朝见，文杰看上了他的家财，就访求他的罪状，准备要治他的罪；吴光怨恨愤怒，就率领了他的部众将近一万人叛变，投奔吴国去。

23. 皇帝任命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且赐给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己制作了九旒冕，九章衣，车服旌旗的样式都模拟天子。八月，乙巳朔日（初一），文纪等到达成都。戊申日（初四），知祥穿戴上冕服，准备了仪仗卫队，前往驿舍，下到台阶下，面向北，接受了皇帝的册封，然后坐上玉辂，回到府门，再坐着步辇进府。文纪是卢简求的孙子。

24. 戊申日（初四），群臣给皇帝奉上尊号叫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皇帝下令大赦天下。在京城和各道的将士们都各按等级给予优厚的赏赐。当时在一月之内两次颁发优厚的赏赐，因此朝廷的用度就更加窘困了。

25. 太仆少卿何泽看到皇帝病得很严重，秦王李从荣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就希望自己能再得到进用，于是向皇帝上表，建议册封从荣为太子。皇帝看到奏表，眼泪都掉下来，私底下对左右的近臣们说：“群臣请我册立太子，朕只好回太原的旧宅去养老了。”不得已，只好在壬戌日（十八日），下诏命令宰相和枢密使商议。丁卯日（二十三日），李从荣晋见皇帝，说：“臣私下听说有奸人请求皇上册立臣为太子；臣年纪还轻，而且还想学习如何治理军民，不愿意当这个名位。”皇帝说：“这是大臣们一致要求的。”从荣退下来后，就去见范延光和赵延寿，说：“执政大臣们想立我为太子，这是要夺取我的兵权，然后把我幽禁在东宫中。”延光等知道皇帝的意思，而且对于从荣的话也觉得害怕，于是就详细地向皇帝报告；辛未日（二十七日），皇帝下令派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其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

23. 帝以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赐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车服旌旗皆拟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纪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备仪卫诣驿，降阶北面受册，升玉辂，至府门，乘步辇以归。文纪，简求之孙也。

24. 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由是用度益窘。

25. 太仆少卿何泽见上寝疾，秦王从荣权势方盛，冀已复进用，表请立从荣为太子。上览表泣下，私谓左右曰：“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老太原旧第耳。”不得已，丙戌，诏宰相枢密使议之。丁卯，从荣见上，言曰：“窃闻有奸人请立臣为太子；臣幼小，且愿学治军民，不愿当此名。”上曰：“群臣所欲也。”从荣退，见范延光、赵延寿曰：“执政欲以吾为太子，是欲夺我兵柄，幽之东宫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惧从荣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6. 九月，甲戌朔日（初一），吴主封德妃王氏为皇后。

27. 戊寅日（初五），加范延光、赵延寿兼侍中。

28. 癸未日（初十），中书启奏：节度使见元帅的礼仪，虽然兼带平章事的职位，也应当用军礼参见，皇帝批准了。

29. 皇帝要加宣徽使、判三司冯赞同平章事；赞的父亲名叫章，为了避讳“章”字，执政大臣误引用过去的旧制，庚寅日（十七日），加任赞同中书门下二品，充任三司使（唐朝的制度，只有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是正二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正三品，所以说误用旧例）。

30. 秦王李从荣请求拨派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作为他的牙兵。每次入宫朝见的时候，随从的骑兵有几百名，都张着弓，带着剑，在大路上奔驰；并且命令文士试着替他草拟讨伐淮南的檄文，文中表示自己将要平定天下的意思。从荣对执政大臣很不满，私底下对亲信们说：“我一旦南面为帝，一定要把他们全族都杀灭。”范延光、赵延寿两人知道了，心里害怕，几次请求补外官，好避开他。皇帝认为他们是看到自己生病了，才想离开朝中，非常生气，说：“要去就去好了，还报告什么！”延寿的妻子齐国公主又到宫中替延寿请求，说“延寿实在有病，没法担任机要的职务”。丙申日（二十三日），两人又向皇帝请求，说：“臣等并不是害怕辛劳，只是想和勋旧大臣们轮流担任。臣等也不敢一下子就都离开，请先让一个人补外官，如果新继任的人不称职，只要再召唤臣，臣就立刻回来。”皇帝于是才答应。戊戌日（二十五日），任命延寿为宣武节度使；又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诏书颁下后，朱弘昭也请辞，皇帝叱骂他说：“你们都不愿意在朕的身边，朕养你们这一批人是为的什么？”朱弘昭才

26. 九月甲戌朔，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7. 戊寅，加范延光、赵延寿兼侍中。

28. 癸未，中书奏节度使见元帅仪，虽带平章事，亦以军礼廷参，从之。

29.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冯赞同平章事；赞父名章。执政误引故事，庚寅，加赞同中书门下二品，充三司使。

30. 秦王从荣请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牙兵。每入朝，从数百骑，张弓挟矢，驰骋衢路；令文士试草《檄淮南书》，陈已将廓清海内之意。从荣不快于执政，私谓所亲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赵延寿惧，屡求外补以避之。上以为见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为！”齐国公主复为延寿言于禁中，云“延寿实有疾，不堪机务”。丙申，二人复言于上曰：“臣等非敢惮劳，愿与勋旧迭为之。亦不敢俱去，愿听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称职，复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许之。戊戌，以延寿为宣武节度使；以山南节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复辞，上叱之曰：“汝辈皆不欲在吾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

不敢再说话。

31. 吏部侍郎张文宝从海路出使到杭州，半路上船坏了，水手们用小船载着他，被风吹着，漂流到吴国的天长；随行的两百人，只有五个人活着。吴主很优厚地礼遇他，赠送给他和随从们仪仗衣服和钱币，有好几万，并且还为他通知吴越的钱氏，让他们来边境上迎接。文宝只接受饮食，其余的都辞谢，说：“本朝和吴很久就不来往了，现在也不是君臣，也不是宾主，如果接受了这些东西，要怎么回报呢？”吴主非常嘉勉他，文宝后来终于能够到达杭州完成使命后才回去。

32. 庚子日（二十七日），任命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把他留在洛阳，只接受俸禄，不前往镇地。

33. 辛丑日（二十八日），皇帝下诏规定大元帅李从荣的地位在宰相之上。

34. 吴国的徐知诰因为国内接连发生水灾、火灾，就说：“军民等都非常困苦，我怎么可以独自一人享乐！”于是就把侍妓通通放走，并且把乐器都烧掉。

35. 闽国的内枢密使薛文杰劝闽王压制宗室们；闽王的侄子王继图气不过，就阴谋要造反，因此被治罪诛杀，牵连的有一千多人。

36. 冬，十月，乙卯日（十二日），范延光、冯贲启奏说：“西北的胡人前来京城卖马的，往来如织，每天公家要使用的绢不下五千匹，约计耗费了国用的十分之七（胡人到京城以进贡马匹为名，朝廷就颁给优厚的赏赐，作为马的代价，所以耗费多），请求委托靠近边境的镇戍官吏，就胡人所卖的马中，挑选较好的，发给证明，然后再把数量呈报给朝廷。”皇帝批准了。

侧，吾蓄养汝辈何为！”弘昭乃不敢言。

31. 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船坏，水工以小舟济之，风飘至天长；从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吴主厚礼之，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仍为之牒钱氏，使于境上迎接。文宝独受饮食，余皆辞之，曰：“本朝与吴久不通问，今既非君臣，又非宾主，若受兹物，何辞以谢！”吴主嘉之，竟达命于杭州而还。

32. 庚子，以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留洛阳食其俸。

33. 辛丑，诏大元帅从荣位在宰相上。

34. 吴徐知诰以国中水火屡为灾，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悉纵遣侍妓，取乐器焚之。

35. 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抑挫诸宗室；从子继图不胜忿，谋反，坐诛，连坐者千余人。

36.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冯贲奏：“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什之七，请委缘边镇戍择诸胡所卖马良者给券，具数以闻。”从之。



37. 戊午日（十五日），任命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 范延光几次托孟汉琼、王淑妃向皇帝请求派任外官；庚申日（十七日），任命延光为成德节度使，另外任命冯贲为枢密使。

皇帝认为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老实忠心，非常信任他。当时亲近的大臣大都请求派任外官，好避开秦王的祸害，义诚自料没有办法脱身，于是命令他的儿子事奉秦王，尽力地用恭顺的态度，想两头观望，希望能够获得保全。

39. 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了奏章向皇帝谢罪，并且请求洗清他的罪状；壬戌日（十九日），朝廷任命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 十一月，甲戌日（初二），皇帝为范延光饯行，酒宴完毕后，皇帝说：“卿现在要远离了，有什么事要毫不保留地说。”延光回答说：“朝廷的大事，盼望陛下能和内外的辅佐大臣们商量决定，不要听小人们的话。”于是相对哭泣而后分别。当时孟汉琼得到重用掌权，私附他的人结为朋党，蒙蔽迷惑皇帝的听闻，所以延光这么说。

41. 庚辰日（初八），把慎州怀化军改为昭化军。并且在洮州设置保顺军，管辖洮、鄯等州。

42. 戊子日（十六日），皇帝的病又发作了，己丑日（十七日），病情加重，秦王李从荣进宫来探病，皇帝低着头，抬不起来。王淑妃说：“从荣在这里。”皇帝没有应声。从荣出宫，听到宫内的人都在哭，心里以为皇帝已经死了，第二天早上，就托称自己生病，不再入宫探问。事实上当晚皇帝是好了一点，而从荣不知道。

李从荣自己知道一般人对他的评论不好，恐怕不能够继承帝位，于是就和他的党徒们

37. 戊午，以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 范延光屡因孟汉琼、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以冯贲为枢密使。帝以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朴忠，亲任之。时亲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祸，义诚度不能自脱，乃令其子事秦王，务以恭顺持两端，冀得自全。

39. 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 十一月甲戌，上饯范延光，酒罢，上曰：“卿今远去，事宜尽言。”对曰：“朝廷大事，愿陛下与内外辅臣参决，勿听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别。时孟汉琼用事，附之者共为朋党以蔽惑上听，故延光言及之。

41. 庚辰，改慎州怀化军。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洮、鄯等州。

42. 戊子，帝疾复作，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俯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中皆哭，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

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辛卯，从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

计划，要带兵入宫侍候皇帝的病，并且预先制伏掌权的大臣。辛卯日（十九日），从荣派遣都押牙马处钧去对朱弘昭和冯赟说：“我想率领牙兵进入宫中侍候皇上的疾病，并且防备非常情况，我应当要住在哪里？”两人回答说：“王可以自己选择。”回头两人又私下对处钧说：“皇上还健在，王应该尽忠尽孝，不可随便听信别人乱说的话。”从荣知道了，非常生气，又派马处钧去对两人说：“你们两个难道是不爱你们的家族了吗？要不然怎么敢拒绝我呢？”两人很忧愁，就进宫把这事告诉王淑妃和宣徽使孟汉琼，大家商议的结果，都认为：“现在这情形，非康义诚来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召唤义诚前来商议，义诚竟然不表示意见，只说：“义诚只是一个军人，不敢参加什么意见，我只听相公们的指挥。”弘昭怀疑义诚是不想在大众面前表示意见，于是在晚上邀请他到家里来再问他，但是回答的还是和先前一样。

壬辰日（二十日），李从荣穿着常服，从河南府带领了一千军队，部署在天津桥。当天黎明的时候，从荣派遣马处钧到冯赟家里，对他说：“我今天决定要入宫，暂时要住在兴圣宫。你们都是有家有眷的人，做事可得好好考虑，祸福的决定是只在须臾之间而已。”又派遣处钧去见康义诚，义诚说：“王如果来了，我就响应。”

冯赟赶入右掖门，看到朱弘昭、康义诚、孟汉琼和三司使孙岳等人正聚集在中兴殿门外商议，赟把处钧的话都告诉他们，并且责备义诚说：“秦王讲‘祸福的决定，只在须臾之间’，那么他想干什么可想而知了，你不要因为儿子在秦王府，就左右观望，皇上提拔我们，从平民布衣，一直升到将相，如果让秦王的军队进入这个门，我们要把皇上摆到哪里去？我们的全族又难道还有人能活命吗？”义诚还来不及回答，守门的官吏已经来报告说

荣遣都押牙马处钧谓朱弘昭、冯赟曰：“吾欲帅牙兵入宫中侍疾，且备非常，当止于何所？”二人曰：“王自择之。”既而私于处钧曰：“主上万福，王宜竭诚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从荣怒，复遣处钧谓二人曰：“公辈殊不爱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咸曰：“兹事不得康义诚不可济。”乃召义诚谋之，义诚竟无言，但曰：“义诚将校耳，不敢预议，惟相公所使。”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夜，邀至私第问之，其对如初。

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是日黎明，从荣遣马处钧至冯赟第，语之曰：“吾今日决入，且居兴圣宫。公辈各有宗族，处事亦宜详允，祸福在须臾耳。”又遣处钧诣康义诚，义诚曰：“王来则奉迎。”

赟驰入右掖门，见弘昭、义诚、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赟具道处钧之言，因让义诚曰：“秦王言‘祸福在须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主上拔擢吾辈，自布衣至将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吾辈尚有遗种乎？”义诚未及对，监门白秦王已将兵至端门外。汉琼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犹顾望